

钱眼识人



早闻狄声

## 热搜上的张颂文

## 我们需要 松弛系喜剧

春节一过,电影院终于暖和起来,宣布定档和上映的新片接踵而来,截至目前我最喜欢的还是大鹏导演的《保你平安》,一部主题锁定在“反对网络暴力”的喜剧作品。故事并不复杂,一个中年失意者的男人是以墓地销售为业,为一个不幸早逝的美女客户讨回名誉,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句话可以说就是这个电影贯穿始终的主线。电影里可是真跑啊,要抓住了为9块9利益而造谣的混蛋,夸张一点说,男主角大鹏是拿出了“速度与激情”的车技、“谍影重重”的动作戏以及“碟中谍”持线索的快节奏都端上了,加上群星助阵、最流行网络爆梗的有机组织,有些观众倒真不会因为话题的沉重而心里打鼓,我是找快乐呢还是找反思呢,看就完了。

我以为这部商业喜剧片在疫情三年后树立了一种标准,就是巧妙地迎合了绝大多数普通人当下的集体情绪,人生本已极苦极累,能松弛一下就是即时得道的救赎。但这种松弛感又与之前不少国产喜剧片的“坏毛病”还是拉开了距离。三年之前,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少作品里洋洋洒洒构造了一条黄金海岸,对于财富和权力的渴求让小人物的男主角获得了超级英雄的光环,所向披靡;又或者有些作品试图追求一些精致的柔光,重点包装了卧室内外的龃龉与分歧,让暧昧者会心一笑。所有这些设计本质还是不自信、刻意讨好市场与票房。而在大鹏的这部新片里,他对于小人物的处理是比较公允的,遗憾与缺陷都没有渲染成炸弹级的笑料,而是轻松抖落出来凭观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捕捉,能懂就能笑,不笑也无妨,拐角处总有适合你的。

要说导演大鹏在此之前也不是没有刻意过,两部喜剧片《煎饼侠》和《缝纫机乐队》,口碑参差不齐,但都能看出来一个非科班出身,半路出家的创作者很用力的痕迹,无处安放的小聪明当然了解何为最时兴的网感,但又时刻提醒自己是不是要上上价值,谈谈人生真意,于是戏谑与严肃两种情绪就被生硬地缝合在一起,而纯严肃的文艺片《吉祥如意》让业内看到了大鹏真诚的底色和些许要证明自己的野心,片子是好,电影形式上的花活似乎也泄露出一些不服的愤懑。到了2023年的这部作品,这些感觉在我看来都是迎刃而解,很显然大鹏全然接受了自己。

当一个创作者能够松弛下来,他的焦点就会集中在怎么满足自己的表达欲,并且将这种舒适感传递给同频的观众。比如大鹏是网络音乐编辑出身,所以电影中使用的三首插曲就非常有效果,该燃的燃,该煽的煽,该起范儿的也是大大方方。比如闽南语金曲《世界第一等》响起,我内心就有摇曳的姿态,俗气的自在比虚伪的体面更能留下自我。至于电影里的价值观,大鹏也说得复杂,就是爱管闲事的侠肝义胆如何赢得最后的胜利,有一点我是喜欢的,当平民英雄诞生之后他所获得的馈赠仅仅只是庸常生活的延续,从墓地推销员到送外卖,如果非要说有一点价值感的进阶,那恐怕就是看到的活人更多,侵染的烟火气更深。电影结尾真的放了一场烟花,BGM是《祝你平安》,放在三年后的今天,想必所有人内心深处都会点点头,所求不多,点到为止就很好了。

钱德勒  
媒体人

张颂文最近几次上热搜,多少都让人有点不是滋味。

第一回,是“张颂文向张纪中道歉”。原来张颂文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早年在沙漠里捡垃圾却被剧组丢下的无奈,随后网友按图索骥发现该剧总导演是张纪中,连续发声为张颂文“讨要说法”。闹到最后,张纪中干脆晒出了张颂文的澄清文字,强烈要求“广大群众擦亮眼睛看清事实”,张颂文则跟上留言表示抱歉,道歉之说冲上热搜。

再一次,是狗仔跟拍并曝光了张颂文妻儿的生活片段,连他的朋友上门在小区里转悠的场景都被镜头记录下来清清楚楚。毫无疑问,即便对于需要让渡部分个人空间和生活的公众人物而言,这种程度的偷拍都是不可忍受、缺乏底线的。不同于一般的偶像明星,公众对张颂文的兴趣显然更集中于他出色的作品,这么近距离地刺探其家庭生活,本质上不过是狗仔为博取流量而展开的无耻

花言峭语

## 中年男演员的春天是不是来了

《狂飙》大火的同时,带出一个不算新鲜的话题,中年男演员的春天是不是又来了?用现在流行的网络表达,就是“叔圈又鲨疯了”,“叔圈又统治内娱了”。

被列为“叔圈”热门人物的,有张译、张颂文、黄志忠、张鲁一、于和伟、王阳、段奕宏、王劲松、刘奕君、黄磊等等,他们几乎演遍这几年的热门影视剧,并且成为一部部作品里的压秤人物,加上他们具备年轻演员不具备的一个优势:安全性,他们鲜有绯闻,也不会刻意经营人设,这在偶像艺人接连暴雷,连累作品下架的当下,是安全的选择。所有这些,都让他们成为话题性和讨论度最热的艺人。以至于80后和85后的艺人,例如胡歌、罗晋、杜淳、雷佳音、周一围、宋洋的粉丝,也迫不及待把他们列为“叔圈”后备军。

但为什么说,这是个不算新鲜的话题呢?因为,早在2007年,香港贸发局委托独立调查公司进行多项调查,结果是,“成龙、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李连杰”依然占据着“最具票房价值男艺人”的前五位,而“最具票房价值女艺人”前五位则是刘嘉玲、张曼玉、杨紫琼、李心洁和蔡卓妍。除了李心洁和蔡卓妍,基本都是资深人士。时间过去了十六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最有价值的男女艺人,至少有一半还活跃在银幕上,而且依然占据着话题中心。比如刚刚出演了《无名》的梁朝伟,刚刚凭借《瞬息全宇宙》拿了无数奖项的

情人看剑

## 一代名导的云烟与流沙

老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到第28集时,前方弹幕提醒:以前宴会的背景音乐多是《晴雯歌》,现在已经换成《秋窗风雨夕》了。前者是繁管急弦,后者是急管哀弦,由繁华迅速转至悲凉。最近看纪录片《大侠胡金铨》两部曲,也是类似感受:第一部深入导演名作的台前幕后,第二部梳理他颠沛流离的人生轨迹,那时风光与晚景凄凉,恰成鲜明对比。若要用两种意象来概括,前者如云烟,后者似流沙。

云烟是萦绕在胡金铨电影里最重要的视觉元素之一。如你所知,为了在银幕上营造中国水墨山水画的意境,胡金铨经常在拍摄现场放烟。那时没干冰,就只能烧纸、烧

窺探。

看到这些热门话题,第一反应张颂文确实确实是红了。他充满坎坷的表演经历,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真实活泼的社交平台发言,甚至是总不成调的歌唱水平都被拿来反复议论。人们越是琢磨,越是觉得他可贵。那份习惯分享,真诚表达的态度,打破了明星“假人假面”的印象,周身的烟火气更是亲切得很。

这份烟火气越珍稀可贵,有些“人红是非多”的场面就越让人不是滋味。当接机接车的现场混乱而嘈杂,当一张普通的签名照被高价翻炒,当狗仔们已经将镜头怼到了他的家门口,那柄名为“流量”的双刃剑在这个原本自在、鲜活的演员身上投下了显著的阴影。他的一举一动被无限放大,外界也无意地开始为他构建完美的人设……林林总总的瞎热闹,想来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散去。

仔细想来,“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

杨紫琼,就连张曼玉,很久不演戏了,依然是社交媒体上穿搭研究中的热门人物。

就是说,这二十年来,“叔圈”和“姨圈”的热度,其实从没消退过,他们一直就在话题榜上,区别只是,是热,还是更热。而中年演员如此之热,持续地热,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演员的青黄不接。

内地娱乐业大爆发以来,新演员层出不穷,“鲜肉”、“小花”几乎一两年就要换一拨,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颜值高,粉丝多,商业价值被看好,却始终饱受“恶梦演技”、“面瘫”、“一听到TA说台词就要换台”的评价,也正因为演技不够,所以他们的地位非常脆弱,一旦遇到负面新闻,演艺生涯就会下滑。所以,许多娱乐业人士忧心忡忡,觉得光靠这些“鲜肉”和“小花”,撑不起娱乐圈的江山,泡沫迟早会破裂。

是因为人种退化了?或者二十年前涌现出的男星女星格外优秀?或者当年的无线演员培训班有什么秘技,能让学员无视时空距离,牢牢占据观众的芳心达二十年。恐怕都不是。原因在于,演员的魅力、号召力是要作品和角色来造就的,这些牢牢占据银幕的“老人”们,生逢影视黄金时代,每个人的履历上,都有若干经典作品,将他们慎重地托起,每个人的演艺生涯里,都有若干血肉丰满、形象高大的角色,令人过目不忘。

如果二十年前的影视盛景始终延续,一

天下知”的故事模板在所谓的“叔圈”似乎格外受偏爱。在张颂文之前,黄渤、沈腾、张嘉益、靳东、于和伟等等几乎都曾被装入这种叙事套路。一方面,他们的人生中确实有着执着表演,从小龙套到大明星的传奇;另一方面,这些苦尽甘来的诉说,何尝不是演艺圈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普通人也能寄托对生活的向往,给漫长的人生路增添一点逆风翻盘的期待。

当然,“大器晚成”的故事也隐藏着演艺圈长久的法则:你要耐得住冷板凳,更要经得起被炭火烤。尤其是对那些突然爆红的局中人,外界的关注总是炙热而冰冷,既烫得让人无法安静,又阴恻恻得让人周身不舒服。这一次,还是祝愿张颂文的回甘能久一点,再久一点。

曹原秋  
媒体人

直延续到今天,一直能捧出新人,他们恐怕早就被后浪淹没了,但他们既幸运又不幸,他们遇到了市场衰退,市道不好,所以不敢用新人;出品的作品少,更加不可能用新人,新人一旦缺乏机会,就越发没有机会,如此恶性循环着。当年的香港电影缓慢复苏后的表现,就是例证,虽然2000年前后的复苏成就一批男星,但中间已经有了15年的断层,所以,成龙、周润发与古天乐、吴彦祖等男星的年龄差距,刘嘉玲、张曼玉和李心洁、蔡卓妍的年龄差距,都在15—20岁左右,中间连个过渡也没有,于是电影里长幼不分尊卑大乱,《宝贝计划》里,成龙扮的浪子,就得和古天乐做朋友。

而对内娱来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流量时代捧出的明星,其弊端显而易见,尤其是个人形象的风险这一点,极大地压制了艺人生命的延续,而饭圈对明星的侵蚀,让他们的生涯既璀璨又短暂。

已经成为大叔和大姨的明星,不得不一直撑着,继续挑大梁担重担。所以,与其说“叔圈”是现在才崛起的,不如说,中年演员从来就没退居二线过,中年演员越热,就会更热,他们的热度,比较能说明娱乐世界在种种原因联动下造成的青黄不接。

韩松落  
作家

世界上有两个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意指这两个城市的迷人须慢慢体会,只要在那里住上几年,如身陷流沙,愈陷愈深,人就不想搬了。不过,他一生辗转于北京、香港、台湾、海外,“我不论去到哪里,都几乎不会有‘这是我的地方’的感觉。对,我确实永远是个过客而已。”所以他电影里的人物永远在旅途上奔走。纪录片里有一段记录导演1982年回到故乡板厂胡同的老宅,少小离家老大回,流沙在此又有了另一种含义:飞沙风中转,如同他漂泊一生的宿命。

很难想象,纪录片里的很多受访者讲到最后,都哽咽泪下。晚年胡金铨生活潦倒,筹备多年的电影一再搁置,可谓壮志未酬。一个绝对的艺术家的不容于时代,“希望他下辈子,能够忍受一点世俗方面的东西”。只剩一声叹息。

长风新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流沙一词,也来自胡金铨的文字。他曾说